

一、打蒼蠅與打蚊子

蒼蠅與蚊子，同樣都是令人討厭的東西。

蒼蠅傳播病菌，飛起來嗡嗡作響，即使不來犯見了也煩心，只想快點打死它。

蚊子也傳播病菌，飛起來同樣嗡嗡作響，而且，具有攻擊性，為了一口血甘冒被人擊扁掌中的危險，它比蒼蠅富有冒險精神。

蚊子比蒼蠅好打，因為蚊子是賭徒，用它的命來賭你身上的一口血，你與它之間存在了決鬥的協議，輸贏是一半一半。

有時候你輸，它就全然享受了鮮血與存活。若它輸了，那就是該它的命，它會決不抵賴地死在你手裡。

而有的時候即使你贏，也還是讓它吸走了一口血，既討不回來，還留下一個癢癢的包，贏得仍舊窩囊，甚至並不算贏。

蒼蠅的宿命裡，就沒有這種悲劇色彩。

它只懂得在背後騷擾搗亂，卻不敢提出公然的決鬥…也喜歡無端挑釁，可一旦發現將人激怒，卻又因為害怕被打，而立刻竄逃躲避，等避過了風頭之後又再出來繼續它嗡嗡的招搖。

蒼蠅也吸血，但它選擇從不會拿蒼蠅拍的牲畜身上下手，或者，死去的屍體，包括人在內。而在活人面前，蒼蠅絕不跟你玩命，一發覺不對頭馬上開溜，它曉得你討厭它，但只要不被你打死，它倒並不在意自己的德性招人嫌惹人厭。

所以，打蒼蠅多半要用特製的拍子來打，因為蒼蠅本身眼目靈敏，逃得又快，還有，它絕對不會正面衝來與你一搏，給你任何打擊的機會與藉口，你必須自動與它宣戰。

當然，蒼蠅也會賭，賭你可能一時找不著拍子，只好算了。因為，很少人願意用手去拍蒼蠅，髒手不說，也不太容易拍得著。而報紙的效果往往也不是很好。

通常，人們也較容易放了蒼蠅，因認為蒼蠅固然討厭，但由於不咬自己，也就似乎覺得沒有置死的必要。而蚊子攻擊犯人，比較可惡，打死它方可一勞永逸。

打蚊子是正面的搏鬥，打蒼蠅卻是一面倒的追殺。蚊子的搏鬥為的是它的生計，攻擊與閃避都有它的道理…而蒼蠅的亂飛亂舞有的時候卻談不上任何意義，因此，拍子下的蒼蠅經常也是死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以，只道不夠僥倖，沒能逃過一劫。

蚊子一針見血，是條漢子…而蒼蠅則是個扯爛污的傢伙，一如猥瑣小人。

打蒼蠅與打蚊子，原來用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力道與心態。

二、匆 匆

朱自清

燕子去了，有再來的時候；楊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時候；桃樹謝了，有再開的時候。但是，聰明的，你告訴我，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？——是有人偷了他們罷；那是誰？又藏在何處呢？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；現在又到了那裡呢？

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；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。在默默裡算著，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；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裡，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裡，沒有聲音，也沒有影子。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了。

去的儘管去了，來的儘管來著；來去的中間，又怎樣地匆匆呢。早上我起來的時候，小屋裡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。太陽他有腳啊，輕輕悄悄地挪移了；我也茫茫然跟著旋轉。於是——洗手的時候，日子從水盆裡過去；吃飯的時候，日子從飯碗裡過去；默默時，並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。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，伸出手遮挽時，他又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。天黑時，我躺在床上，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，從我腳邊飛去了。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，這算又溜走了一日。我掩著面嘆息。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裡閃過了。

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裡，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裡的我能做些什麼呢？只有徘徊罷了，只有匆匆罷了；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裡，除徘徊外，還有剩些什麼呢？過去的日子如輕煙，被微風吹散了，如薄霧，被初陽蒸融了，我留著些什麼痕跡呢？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？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？但不能平的，為什麼偏白白走這一遭啊？

你聰明的，告訴我，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？

三、碧沉西瓜

陳幸蕙

往來南北高速公路，臺灣平原丘陵的安寧與豐饒，總像是鄉土畫家筆下清麗淳樸的透明水彩畫，一年四季，各以不同的題材，在天地之間遞嬗著。但是，在所有不同的窗外景觀中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或許還是暮春時節恣意盛開的菜花，和初夏橋墩之下成陣羅列的西瓜吧？

菜花耀眼的黃，是染坊裡新調和成的色彩，成片潑濺出來的結果。那種自成格局、恰到好處的氾濫，只有天地這樣的作手，才能夠鋪排得出來的。

如果成畦的菜花，是后土之上段落鮮明的大塊文章，是幾何學裡最精整富麗的平面；那麼沙田內星羅棋布的西瓜所展現的，便應是疏淡自如的點的趣味了。

孟夏時分，車行過橋，往往遠遠地，你就可以看見在沙地上懶洋洋前進的淺河，忽然沒來由地消失它們的尾巴，卻另在寬闊的兩岸，謙讓出一大片肥沃的瓜圃來。而遠處，秧針半吐的水田，如棋盤一樣整齊排列；近處，無心散落的綠色棋子，閒閒地被灑在局外。可是走得更近了，棋子擴大成深碧的卵石，你才猛然醒悟，那成點狀分布的碧綠，竟是臥在沙地上安恬地晒著太陽的西瓜。

每一次見到那樣胖呵呵的瓜，就忍不住想起鄭板橋所說「原上摘瓜童子笑，池邊濯足斜陽落，晚風前個個說荒唐，田家樂」的句子來。瓜熟蒂落的時刻，橋下的世界，想必也就是這樣充滿了收穫的歡愉吧！

然而，當成卡車成卡車碧沉沉的西瓜，集散到各地的果菜市場，那便是揮汗如雨的夏日，喉舌焦燥如焚的人們，最能夠大快朵頤的時候了。

其實，西瓜給人的感覺，說穿了，只是「痛快」兩字——汁水淋漓的痛快；當然，除此而外，在所有瓜瓞綿綿的同類中，它也是最美麗的一族，那種剖開來時，碧沉與朱紅，或是碧沉與金黃的鮮活對比，都不是其他一清二白的遠親所能夠望其項背的。

於是仔細想來，酷暑似乎也並不那麼可詛咒了，因為在碧沉西瓜豐沛的汁水中，享受醍醐灌頂的清涼痛快，是別的季节都不會有的專利。